

红薯飘香

冯润青

几乎要撞上那“小盒子”一般的工具箱,当我从茫然失措中猛然惊觉,面前的这个“小盒子”和想到后面应该有的人时,心里讶异走路时思绪飘忽了。我是这样任由着思绪飘忽,走在清早阳光新鲜、空气新鲜、有些冷冽的气息里,忘记了想些什么,脚步保持着一个动作向前,向前。

果然,转过那“小盒子”,看到蓝咔叽布上衣有些泛白的老人躬着腰身,低着头,在引那“盒子”里的火。这是一个铁皮焊接的火炉,三轮车结构,前面一个轮子加扶手、坐凳,后头是两个轮子支撑着的“小盒子”,一个锅灶一般的灶口,可以塞进去柴禾,燃烧后散布的热量辐射到四壁和上层积木一样的格子,顶上树立着两个小烟囱,此时还没有烟冒出来。

那积木一样的格子,有十二格,横排四个格子,两排,灶口两边各两格。一格就是一个神秘的宝藏,灰黑的铁皮门,铁皮外是一只只红色的拉手柄,圆形的,像小丑们亮丽的红鼻子。格子里面放进红薯,慢慢熏烤后,红薯又香又甜又软。这瞬间链接味蕾的烤红薯香气,每当在大街小巷飘荡时,就会让我对这个城市这个街巷,产生一些亲切感,一些柔软、甜蜜的情愫,漫过沟壑纵横的心灵,让它受到抚慰和滋润。

我走过后,又回头张望了一下老人。好多年了,他一直在这条路上出现,开始拉一辆板车和烤红薯的炉子,炉子圆形,体积颇大。板车上还时常坐着他包着蓝头巾的老婆子。冬天,老婆子双手在怀里拢一只火桶,夏天,双手拢在衣袖里。一年四季头上都裹着蓝头巾,她有头痛的老毛病吧,挨不得风,手脚关节也怕冷,所以即便夏天,也要长裤长褂。

每天的黄昏,总会看到老人弓着腰拉着板车,板车上坐着老婆子。这条路上,有一截路上坡,老人拉得聚精会神,老婆子端坐着,混浊的眼,笃定地瞩目前面男人瘦弱的双肩。后来,看到老人的板车上不拉炉子,只拉老婆子。

这样的相伴相随,这样的镜头,这样延续下去多好啊。终于,只剩下老人一个孤单的身影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他的身边代替老婆子的,是那个烘烤红薯的“盒子”一样的小三轮了。这个工具箱真的小巧,小巧得好啊,老人再拉不动板车和颇大的烤炉了。这小巧的“盒子”,姑且就叫它烤箱吧,是老人赖以生存的技能和本业。他通过烤红薯赚取生活费用,也依赖烤红薯打发时光,充实日子。曾经,城北路那小巷口,是他们的大本营,他们天天在老地方出现,烤红薯、卖红薯,忙忙碌碌,也有轻轻闲闲的时候,红薯飘香里,他们显得静默凝定、相对无语。经年累月,他把老婆子带在身边,即便一天下来,不会交流几句,眼睛交错,转身之间,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,温情着,温暖着——陪伴就是长情的告白。

我以前希望老人和他的板车以及板车上的老婆子,一直陪伴着上下班的路途,现在,我希望老人与他的小烤箱一直留在我的路途上,如同我的亲人一样,陪伴我人生一程,以各种爱和温暖教导指引着我前行。

如今的社会环境,老人即便是孤苦一人,也不会担忧老无所养,有社保、医保,他愿意的话,可以住进养老院颐养天年。但人生不是吃了睡,睡了吃,需要一些支撑、填冲和陪伴。小烤箱就是老人的支撑和陪伴吧。大街边,小巷里,人群中,老人缓慢引火,缓慢把红薯从篮子里取出来,塞进有红鼻子的格子,缓慢添加柴禾,缓慢掀开红鼻格间,翻动里面的红薯,有人来买红薯,他缓慢挑一根最好的红薯,缓慢放秤上,缓慢放袋子里,再递送他人手中。在这些缓慢的动作里,他与这个世界、人间有了连接,有了交融,有了互动——仿佛他心脏的跃动,与人群的心跳,有了统一的旋律。

很多时候,老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城市的脉动,脚下大地的脉动,人群的脉动,那脉动与他心脏的律动和谐时,他就会由衷地感到愉快和幸福。他的心会随着这律动的频率,放射线一样,愉悦的感触延伸开去,如同那袅袅不绝地从他的红薯炉子里飘动着的红薯香气,四散开来,好像这整个城市都是自己的了,那些花草那些树木,飞鸟虫鸣,天空白云,车辆和行人,都是他的了。



乡村新貌 王泽民 摄

从振风塔到文峰塔

何谓

到亳州参观花戏楼等古建筑时,我想到了一位与安庆和亳州都有所交集的历史人物郑交泰——他是最先将两地“文风”进行对接而形成亳皖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使者。

郑交泰既不是安庆人,也不是亳州人,而是广东香山人。他的仕途履历,先安庆、后亳州。在安庆任职期间,他觉得这地方文风昌盛,非常喜欢。他关注着长江岸边的振风塔,以为文风与此有关。振风塔从明朝穆宗隆庆二年(1568年)开始兴建,于隆庆四年建成。振风塔原名万佛塔,后更名“振风塔”,有“以振文风”之意。郑交泰在安庆怀宁、望江当知县的数年间,做了几件大事,都与“文风”有关。

郑交泰到望江之前,县志已经有五十余年没修了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郑交泰任望江知县,在多位县绅的请求下,他决定纂修《望江县志》,延请孝廉曹京负责这件事,正式开馆于乾隆三十三年春,“凡两月而初有成范,未及付梓,郑交泰奉调阜阳,继任周万宁始刊行之。”(《四库大辞典》)

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,郑交泰出任亳州知州。他上任后遍察亳州过去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记录,发现亳州这个历史上的文化昌盛之地,明朝以来竟然进士寥若晨星。进士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薛蕙(最高官职吏部考功司郎中)。跟安庆比较,可差远了。安庆有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,有监察御史杨汝谷。于是,郑交泰决定建一座宝塔,以振兴亳州文风。安庆的塔叫“振风塔”,亳州的塔取名“文峰塔”。振风塔是文曲星下凡到安庆的天梯,使得安庆出了那么多理学家、大文人。亳州如果有了“文峰塔”,文曲星自然就能光顾这里了。一如振风塔坐落于安庆古城之南,郑交泰选址亳州城南建文峰塔,并带头捐出自己的“薪水”。据说文峰塔原来只建了五层,因没有钱

停工了。直到道光年间,亳州知名绅士何天衢捐资才又建了二层,跟振风塔一样,都是七层。

何天衢还捐资修建了柳湖书院。道光八年(1828年)桐城人方东树,主讲亳州柳湖。他悉心教学,影响空前。他在《亳州题许生诗卷》中说:“大雅嗟难作,吾衰感未平。彼都多令望,之子负时名。地有临涡胜,门高月旦评。奇才谁可拔,英物我方惊。少日新诗满,他年宿德成。因悲杜陵叟,青眼望人情。”

郑交泰任亳州知州时,除了主持建造文峰塔,还做了另一件文化盛事——修纂《亳州志》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文峰塔建好后,他立即组织文士修纂《亳州志》12卷。

历史对郑交泰的评价是:“交泰性英毅,善听断,能以片词折疑狱,当其平反,虽大吏盛气临之不能夺。”从安庆到亳州,郑交泰均以“振文风”为心理暗示,“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(曹丕语)而文官执法与文风相类,“法立奸胥畏,心清案牍稀。此方经巨浸,轸恤念民依。”(怀宁杨汝谷语)凡是多年不能判决的疑难案件,经郑交泰一两次的审理,必定能够找出其中实情。他曾经在十天内判决释放400多名久押狱中的囚犯,老百姓得以免除拖累之苦,监狱几乎为之一空。

郑交泰任怀宁知县时,南陵知县陈科联因收取6万赃款而被判罪,巡抚下文书让郑交泰审理这个案子。郑交泰发现了陈科联下属和家人作奸犯科的欺诈行为,陈科联应依照“在监督检查上有疏忽”的罪名定罪。郑交泰拿着判决的文稿去回复巡抚,巡抚声色俱厉地责备他说:“你要替你的同乡徇私舞弊吗?”并且把他的文稿扔在了地上。郑交泰俯下身子拾起那份文稿,慢慢地回答说:“按照公文上的记载,陈科联勒索了五个赈灾的人,现在五个人总共欠下了六百石石

应该缴纳的谷物,陈科联果真贪婪的话,难道会议仅索贿六十千就罢手吗?况且陈县令首先捐出了二百石米,假使他要贪图这六十千的钱,为什么不少捐三十石米,而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呢?况且我看这件事情,与他的官职没有关系,何必要去徇私舞弊呢?大人原籍浙江,现在隶属于您手下的浙江人不下十多人,平常也不曾对他们另眼相看,现在您竟然用‘对同乡徇私舞弊’的罪名来责备审案的人,为什么呢?”巡抚沉默不语。当时一同进见的有六个人,都害怕得说不出话来,但是郑交泰进退自如,不失法度。第二天,巡抚定案,听从了郑交泰的建议。

几年后,郑交泰担任亳州知州的时候,滁州有一个叫高永威的人,与他的八个同伙拦路抢劫。不久就在定远县抓获了两个人,根据供词,判决五个人处以死刑,二个人处以流放,一个人以披枷杖责来处置而已。有关官员罗织罪名,陷人于罪,以判决七个人死刑向上级汇报。不久又抓获了四个人,他们的供词与前面两个人完全相同。巡抚下文文书让郑交泰审理这个案子,郑交泰坚持五个人处以死刑的意见,提刑非常愤怒,想用其他的罪名中伤他。郑交泰高声直言,说:“审理案件贵在了解其中实情罢了,用两个人的性命来换取我这个官职,我又有什么遗憾呢?”拱手高举,行了一个礼,就出去了。后来巡抚查访到了其中的实情,认为郑交泰是对的,提刑也有所悔恨,向他道歉。

郑交泰善于治理的秘诀是什么?“惟平心静气,以情动之,以理折之,彼即倔强狡猾,第徐与之言,言多必有破败,从其破败追求之,则其情露矣。既毕言其情,令少休,且饮食之,复问。越日,又问。如此,则为真情无疑。”这是他从一位老前辈那里学到的经验,而他内心所指引的,是通达青天的振风塔与文峰塔。